

岛国意象

重新拾起画笔，就好像再次走入一座孤独的丛林。

那座静静地横卧在热带的版图中，被密密的绿叶覆盖着的丛林。丛林恍若与世隔绝般，似乎没能看见有一条能通向外面世界的清楚的路径。或许依稀可以窥见一些仿佛是前人走过所遗留下的
小径的痕迹，但那模糊的印记显然不是刻意开采出来的。

把画笔沾上不同颜色的颜料，沾在摊开的白色的画布上，顿时有如时空交错般，仿佛是要开始将一段童话般七彩的故事娓娓道来一般。然而这样的故事却不知要从哪年哪月说起。在构思冥想的过程中，一番混沌的思绪仿佛在空气中旋转翻腾，最终落到眼睛看不到的位置上。

我无法把梦中所看到的那幅景象转化成画布上的画，就好像我无法把脑海里构思的那种意境写成一首诗。诗歌可以写得意识流，画作可以画成印象派，却也无法准确地反映梦中脑海里的景象和意境之一二。

梦境很美。我常常在梦中醒来，然后懊恼梦醒时分梦已消逝。消逝得完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尽管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总似乎在提醒我当下是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我躺着的地方是我熟悉的房间，深褐色的壁纸还是一样展现它略微凸显的质感，即使只是触目所及。天台上挂着的风铃还是随着风的吹拂在摇摆着清脆的铃声。

* * *

把画架架好后，我开始构思一幅岛国的风景图。从很久以前，我就开始这样思考岛国的意象，或美其名是代表南洋的图腾。从远古以来，我们常常都对着某种图腾进行膜拜与敬仰。我自然不想把岛国的意象变成明信片上的那种生硬的风景画。这座岛原本就是一座孤独的丛林。我们的先辈们也曾经迷失了好久，历尽了千辛万苦、百转千回才从丛林中找到了出路走了出来，这过程中也从覆盖着的密林中看到正午阳光的倾泻。

阳光很好。我沿着阳光的照射线看过去，一些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的石块上开始出现不规则的脚印。我很讶异我之前竟从未发现。那明显不是我自己的脚印。我发现原来在我走到这里之前，或许已经有不少人走过，从迷雾中走出来。

我正构思我的画应该以什么颜色为底色。白色其实最简单，用色最少，然而朴实中却也过于单调。我常常都有灵光一闪的想法或者念头以一种桀骜不驯或放荡不羁的景象或不安于室的诗句在脑中浮现。这样的想法或念头常常跳跃性地在我的灵魂里打转。我想起北半球秋天时候徐徐

的落叶，或者樱花在空中纷飞时候的模样，我该在落叶或樱花纷飞时就拿起相机的，可是每一次按下快门之后，照片中只能看到落叶和樱花撒满一地的样子。

满地黄花堆积。堆积的不仅是黄花，还有一地的落叶，还有美丽的梦境。

那一日，风卷云舒，云淡风轻。

然后我尝试把颜料混合起来，想看看究竟能混出怎样意想不到的色彩。色彩的浓度适合抒写怎样的心绪。在天色将黑以前，是否能把白天的阳光画进画布里？在阳光倾泻的丛林或者画室中，我仿佛看见画室的窗上有一抹日晕的反射。

轻轻地，就这样把步伐开展开来，顺着泥快铺成的山路走下去。热带的丛林散发一种习惯性的忧郁，偶尔会遇见一朵羞涩的花朵，在万绿丛中成为一枝独秀。从覆盖的绿叶倾泻而下的阳光洒在褐色的泥地上。我想着要如何把这样的景况涂抹在我准备好的画布上。

岛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意象？是许多的钢骨水泥所营造的大都会的印影？城市的摩天楼比肩接踵、直耸入云地比高，南岸的高速公路从水平线上铺展长长地延展最后消失在海底。美丽的体育城摇曳多姿并摩拳擦掌地开枝散叶，对着美丽的滨海跃跃欲试的加冷盆地洋溢着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姿态，即便已临知天命之年，却依然年轻奔放。

*

*

*

闲暇时喜欢走街，就这样悠游自得地把闲散的步伐随性地拓印在城市的不同角落里。我不爱逛乌节路，倒是喜欢把一个下午的时间全耗在以政府大厦为中心的方圆一公里的城市走道上。岛国所有的博物馆都几乎集中在这里了。此外，国家图书馆、书店、剧院、表演厅等。这几年管理大学也在此处落了脚，为整个市区增添了几许书卷味。

岛国猛烈阳光，一般不太适合走街。好不容易盼来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从书城开始探索寻找岛国的意象。沿着桥北路，走向白色的赞美广场。走向十字路口的方向，左边是莱佛士酒店，左前方则是瑞士新加坡史丹福酒店。我喜欢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游客，着上热带岛国适合穿的 T 恤和百慕达短裤，想象自己在一个异地旅游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认识这个我其实非常熟悉却隐隐约约有一股陌生的城市。两座十九世纪建成的历史悠久的白色建筑——赞美广场和莱佛士酒店在十字路口的两端遥遥对望，中间隔着鹤立鸡群般的瑞士新加坡史丹福酒店。历史和现代就仿佛巧妙地汇集在了这个十字路口。赞美广场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的杰作，翻译得太好了。广场里面酒吧、咖啡馆、餐厅林立，洋溢着一种暖洋洋的欧陆风情。广场里有一处我非常喜欢的景观，我甚至认为如果要入选新加坡十大照相取景之处这里肯定榜上有名，就是站在哥德式的教堂的背面靠右的位置对着教堂建筑连着通往地下层的宽宽的阶梯看过去。这个景致实在太美了，特别是到了夜晚时分结合着周围的灯光。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也是一次无心的旅程中无意的邂逅，我很难相信这样的景致竟会出现在四季如夏的岛国。我更难想象这里以前是一所学校。有这样美丽的校园，当时的学生的确是太幸福了。

本着支持环保绿化和提倡有氧运动，在城市里设立越来越多的步行街可说是全世界各国的一个趋势。因为如此，虽然阳光依旧猛烈，感觉上岛国的市区也越来越适合步行了。其实就这样找一个慵懒的下午随处走动和阳光作伴也是一种享受。在市区，我总喜欢坐在管理大学的楼层里，在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时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活。在参加的许许多多的作家节或电影节的时段里，我常常就喜欢随身携带一本书，然后窝在李嘉诚图书馆楼下的木桌椅上看着，以填满我活动与活动之间的空挡。这段时间，我仿佛感觉自己就好像是这里的学生一样，呼吸着城市大学的空气。把大学城市化，把城市大学化，真亏我们想得出来，在我来看，也真是一种创举。在这里，你已经分不清楚自己是身处在大学还是身处在城市了。从这里，你要步行到国家博物馆或美术馆都很方便。而且，不说你可能没有留意到，这里的咖啡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越开越多了。管理大学四周围的林荫也自然而然地把这座不大的城市大学给绿化了，说到这里，我仿佛想起刘禹锡《陋室铭》中“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之姿，大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致吧。

如果要登高望远，那一定要上维多利亚街的国家图书馆大厦。十六层楼的现代化建筑在这一带可算是个庞然大物，虽然看上去和传统的图书馆的概念格格不入，她却仿佛在提醒我们现代的图书馆已经是高科技的产品，就好像其建筑外形一样。她的存在总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座曾经矗立在史丹福路的旧国家图书馆，这是很多国人美好回忆的象征和地标，她几乎已成为了很多人成长过程中的意象。红色的砖块覆盖了整座四层楼的建筑，是如此的朴实温暖人心。随着几层阶梯拾级而上就是馆的前厅和大门。一点也不跋扈的建筑让人感觉亲近，完全没有距离感。从四层楼到十六层楼，我仿佛看到知识在攀越，在数据时代，知识逐渐爬上云霄了，和我们的距离反而好像愈来愈遥远。也的确，正是在十六层楼的观景台，我们可以鸟瞰整个市区，也是在这里，我们迎来了高行健，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生竟能有机会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有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在听完他的演讲后，我们乘搭了同一趟的电梯。他一行人就在我们进了电梯后也走进来了，转过身，他就在我身前不到十公分触手可及的距离。

就好像怀念旧的国家图书馆一样，我其实是个念旧之人。因此，你可以想象，当维多利亚剧院和维多利亚音乐厅经历了好多年终于翻新完毕之后，我马上重新把她们当作我城市步行的重要一站。旁边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后面就是现作为艺术之家的旧国会大厦。我每次经过这里或者新加坡河时都要驻足围观正在翻新的剧院和音乐厅，以及将两座建筑接连起来的高高矗立的钟楼。像这样的钟楼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她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我们以前学校演出都在这里进行。虽然有了滨海艺术中心，然而对着两座灰白相间的维多利亚式建筑还是充满着怀念。两座建筑都见证了岛国表演艺术发展的历史。这座城市的表演厅和剧院原本就不多，两座建筑于是便愈发显得珍贵。

剧院和表演厅隔一条小马路是宏伟的政府大厦和旧最高法院。这两座具代表性的建筑都是岛国历史变迁的见证。从每年有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喜欢穿着毕业袍来这里拍照留念可以看出其建筑风格之特别和雅致。两座建筑都有浓厚的古典主义的风格，因为是政府机关，因此皆予人严肃庄重之感。旧最高法院已在大约十年前搬去了新的建筑物，就在旧楼后面的一座现代化大楼。而一提起政府大厦就会联想到她前面隔着圣安德烈路的大草场，这里是过去许多年国庆日检阅典礼进行的地点，虽然因为不喜欢人太多的地方，我一次也没现场看过。两座建筑目前正在重新翻新成为新的国家美术馆，听说即将完工。非常期待翻新后的样子。

沿着新加坡河两岸走下去，几乎是在追溯着岛国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在克拉码头这一头，或是船坞码头那一头。十年清河方有今天清洁的河道，让游客们能尽情地在河边享受着啤酒和美食，也让游览船只在河中自由来去。每一条城市的河都有她说不完的故事。我每一次如果有机会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总会带他们到这里沿着河道走，无论是从上游走到下游，或者是从下游走到上游，在步行的过程中，总能让他们感觉到岛国的蜕变。这里一忽而浮尔顿大厦变成了浮尔顿酒店，那里一忽儿附近的红灯码头和老巴刹也翻新了，周围还多了许多不知名的商业建筑和摩天楼。城市的变化可以在转瞬之间。对于那些不在市区工作的人例如我来说，变化以后的市景总是会有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在每一座城市的角落，都会有一些你不小心会忽略的事物。我指的是福康宁山。这是一座我们常常经过，却又常常不经意地忽略的地方，因为她就仿佛躲在城市的角落边缘。我们最习惯的就是把焦点都给了山脚下的城市或建筑，然后很习惯地忘记在城市或建筑的周围有一座保护她的堡垒。每一座城市都有一座山，每一座城市也有一条河。城市大都背山面水。如果说城市的河是孕育她的母亲的乳水，那城市的山就是有如父亲般的厚实的臂膀。福康宁山俗称皇家山。这里是岛国历史的地标。殖民与二战的历史在这里都能找到见证。在穿梭于城市的繁华和热闹之际，应该懂得闹中取静吧。那不妨登山吧。沿着山坡的阶梯拾级而上。那可是城市中少有的绿荫。

* * *

说到这里，我仿佛又回到了我的画室。画室外的天空依然万里无云，我今天就要把这个岛国的城市图景移植到画布上去了。我在思考的是要如何以最自然的方式突显岛国的神态。从隐秘的丛林走出来以后，日光的显现提醒我城市的足迹正在前方向我招手。我于是拾起画笔，开始在画布上细细地描摹，最后大力地泼墨，希望借用我最深情的一笔为岛国的青春添上最美丽的色彩。

写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

原载《Singathology》（Marshall Cavendish and NAC, 2015年）